

劉介廉

劉介廉先生著

清康熙金
陵孝廉

天方性理

阮有馬福祥敬題



白書

rwtr45/0.6

民國十二年

天方性理

阮有馬福祥敬題



重印天方性理序

余嘗從覽吾友賢達王岱輿
劉介廉馬文炳馬復初諸公譯
述天經要義始恍然於吾友之
理之真其純正精一惟孔孟微言
差堪舉儼而尤臣介廉公所譯之
天方性理最為深切著明其有功

吾友甚偉也迨與湛溪經義之阿
衡研究真理益知天經全部澈始
澈終於天人之理生死之道臣及治
國安民用世出處大經大法大本大
原鉅細無遺惜中國穆民鮮有兼
通阿華文字者往々經術深學者
不能舉臣告人而他友文學家又

從不精研吾友義理多平淡視之
呂致正道未大昌明幸有介廉先生
呂絕學自任呂闡友為心吐棄一切富
貴功名極人世難得難到之事專精
於譯述天經於是吾友真理始得
披露於一二俾中國穆民咸知吾友
性理實與孔孟之言性命者相表

裏且能發孔孟之所未發無復存而
不論而不議之憾昔人謂孟子之
功不在禹下余臣為介廉之於吾
友其功亦如是云余自恨三十餘
年戎馬馳驅幾半天下而於友理
之真無所心得徒觀於介廉所譯
及聞諸淵博經典學者所言已覺

元箸超々無上妙道胥在於此向使
熟習天經參閱天方諸先哲之著述
由博返約旨求止於至善或有濬造
自得之一時也當此世界大同信友
自由之時惟祝真主默相中國
穆民俾皆智慧大啟如清代紀
曉嵐阮芸臺之博雅湯睢陽曾

湘鄉之宏毅者得三教人舉全部
天經胥譯而餉諸中國使人知天
地間真理根源借之大道則必為

主聖所默許印此書竟即臣素願所
存書措簡端是邪非邪遂祈賢達
有臣正之云民國十一年隴右馬福祥序
於甯夏護軍使署退思軒



序

先天之學何學也河未出圖洛未出書先天而天已不違矣天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後天之學何學也太極既生八卦斯畫後天而奉天時聖人尙兢兢焉奉之而况於人乎雖然弗輕視斯人也自先天層累而降至於人而萃其精自後天層累而升亦自人而造其極皆一性之自爲升降而已故維皇降衷厥有恆性而不思其所以降者一一皆天理之節文則焉知其所以升者一一皆有人性之品第乎此言性者日紛而性理之不明日甚也孔孟周程之緒言不幾歇絕於前耶西域以空爲性而掃蕩一切舉凡先天後天皆在其掃蕩中矣泰西人以神爲性而建立一切舉凡先天後天皆在其建立中矣夫掃蕩何傷並其性而寂滅之此佛之不合於聖人者也建立何傷並其性而留滯之此泰西之不合於聖人者也余之不取西學以此馬子秋田以渾金璞玉之人爲山輝川媚之詩與余交有年矣而服天方之教余訝之而屢質焉秋田曰余小子固所世習然其學以性理爲宗

纂 譯 天 方 性 理

特其書未詳譯耳余尤疑之及丁亥春居白下秋田自都下郵介廉劉子所譯天方經傳寄余且曰願先生序之因摩挲老眼諦視者屢日盡然驚曰有是哉天方之知性固如是哉大易尙書之言性也渾而確太極通書之言性也正而嚴今天方之言性也詳而核其言先天也則天地之節文莫不條分而縷析之其言後天也則人性之品第莫不伐毛而洗髓焉天方言性固至於此而劉子之心思才力固至於此哉今之人刻鵠雕蟲技止此耳劉子乃能以心思才力用之於至正至精而不惑於乾竺歐羅之說亦大可敬矣秋田書曰介廉之心甚虛而不能自信欲就正儒者而後行其書吁以介廉之學而不自滿假如此其視以章句而誇許於功名之場者爲何如哉余竊以爲劉子無憂也易一卜筮書耳而言先天者宗之言後天者宗之其言先天也若天不言而代之言其言後天也若天有成命而復其命古今儒者之立言莫不如是亦何憂其無本而借天方以大其傳耶然劉子馬子世其家學各遵其所聞各行其所知皆能與吾儒相爲發明相爲補救而

劉子益虛心究學會貫儒者之典以日新其機而富有其業則天方無書自劉子而有書吾儒絕學有劉子而可與共學也已豈非世道之大幸歟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禮部尙書加一級王澤弘謹序

王
序

序

劉子天方性理一書言心性無異於儒家言四元及天有九重合於歐羅巴之法蓋精研於程朱之理又緯以泰西之學遂能卓然成一家之言爲天方教中鉅作明末文體多詭言理者尤多支碎此書文筆昌明博大蓋康熙間景運方隆文明煥發而載筆之士皆知聖道所歸想見一時儒學之盛焉

同治丙寅歲仲春月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巡撫部院兼提督軍門喬松年閱畢題記

序

古今來言性理者多矣特患未獲根底之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學廣大精微後人不得其涯岸而恍怳視之不得其闢奧而膚淺視之日入於紛紜而百家諸子出惟董江都一言道之大原出於天周濂溪無極而太極數語爲聖門指路爲盲昧點睛使天下後世之求道者得由正路以登精蘊之域而性理之面目茲開然諸家之見地不一尙不無異同之論佛氏來中國毀性理爲欲障而學者惑老氏起漢唐陷性理於精氣而聖學湮程朱救之于宋王陳復亂之於明歐羅巴人以技藝來亦言性理而議論贅瘤與吾儒不合要皆失于根底而故嘵嘵揉雜于其間也功名之士不暇於性命談理之徒不究其原委私臆橫胸浮辭漫紙致使先聖之儀制雖存而先聖之命脉幾息不大可痛與余於天方家之言性理蓋有深感也天方去中國數萬里衣冠異制語言文字不同形聲而言性理恰與吾儒合其言先天後天大世界小世界之源流次第皆發前人所未發而微言妙義視

吾儒爲詳不得于理者見于圖不得於圖者見於文兩義發明而天人之秘密性學之根底燎如指掌焉恍物膚淺之輩復能擬議於其中乎諸家橫肆之說當亦從此洗矣作是書者伊誰西方聖人創之于前羣賢宿學傳之于後白門劉子漢譯以授中國中國將於是書復窺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則是書之作也難以闡發天方實以光大吾儒噫吾不知劉子心胸何如遼闊功業何如久遠也海陽俞子持書問閱于余更乞一序卽以所管見者書之以告夫世之言性理者

康熙戊子春三月

賜進士出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徐元正拜撰

序

羲孔以來載道必以書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聖人立象以盡意焉有宋周濂溪先生因爲之圖說蓋本於易之玄象也晦菴謂先生之學無以復加於此圖而陸氏子美子靜議之以爲其出於老子訖與晦菴不合至今爲聖學千古之異同而其所以始終不可合者一則疑其自葱嶺帶來是朱疑陸之惑於佛也一則以爲莫是學過禪來是陸亦疑朱之惑于佛也然朱陸兩家皆深於佛乘而朱子尤蘄然不爲所惑是佛氏之惑愚夫愚婦者淺而惑大賢亞聖之徒者深蘄然如朱子而猶幾幾其一溺也余獨喜天方之學與佛氏介介不相入而其論性理則深合乎周子然其學入中國千有餘年歷代聖王凡大一統之盛者皆已詳譯其書而無如其國之人皆真誠樸訥不欲立言以自廣或有之則又齜牙佞倂不能通中國之典暢彼此之懷也其爲方域所限耶其爲天時所拘耶抑其中之賢士大夫皆真誠樸訥守其道而不言耶抑其中之賢士大夫其天方經籍不能通中國

典章而不能有耶及見劉子介廉之圖說而乃知爲其學者之未嘗無人未嘗無書也亦視其人之學與不學學之苦與不苦耳劉子蓋苦學精思人也棄生產而弗有棄功名而弗事棄百家術數而弗爲一志於學以之十年之力既精天方之理又通中國之書僂焉日有孳孳不能一刻暇豫嗟乎劉子亦何所利而爲之既自成一家言矣而習科舉者不知爲古文詞者不知卽稍知孔周之學者亦不知匪惟中國不知而天方之流寓於此者不知卽天方之奉教素篤者亦不知嗟乎不知何害不知然後見介廉之學真有合於周子也雖然周子之圖說中國之自疑者不少矣不但爲科舉之學者本不事此卽文人學士不過曰文焉學焉而已亦不知此故周子圖說一出而宋之朱震疑之謂太極圖說本自陳希夷希夷傳之种放放傳之穆修幾陷於異端朱子雖極力湔說象山兄弟疑其無極二字頭上安頭而譏朱子爲禪則朱子亦幾陷于異端矣則是本之大易而傳之周穆者尙滄滄多餘論也今劉子之圖說其爲人之所不知也固宜雖然吾儒之學之所

異於異端者謂其公也。謂其實也。卽劉子言性本於天，則合乎儒者之公理。言道歸乎有則，合乎儒者之實學。夫私則爲異端，公則何害？虛則爲異端，實則何害？東海西海，非大公而至實者乎？豈吾周子之圖、朱子之解羣，以無極爲端，而如鵝湖鹿洞至今傳疑也乎？獨可念者，劉子孑然一身，著書幾數十年，懷冊書數千里，篤志於道，而冬不爐，暑不扇，夏一葛，寒一裘。世之人皆以其不同於中國，並文而不知其深合於中國之學。雖有潁川氏之激賞，而他人異同之見，猶不泯也。吾茲不暇言其底蘊，而姑以跡斷之。西域之異端，佛也。劉子天方之說，大不合於佛。中國之異端，老也。劉子天方之說，又大不合於老。劉子不逃楊，不歸墨，不逃佛，不歸老，而又止談性理，不言術數，則非吾儒而誰與？余故喜其合於周子序而傳之，將不得與洙泗之學並著天壤哉。

東陽俞楷陳芳氏撰